

一個母親

沈從文著



一 個 母 親

沈從文 著

合 成 書 局 發 行

1933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付印

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出版

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一個母親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著者 沈從文

發行者 林有爲

印刷者 太平洋印刷公司

上海白克路翠壽里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麥家圈A字一號
及城內方浜路東馬街二十號

合成書局

代售處

本埠各大書局

一個母親序

因爲生存的煩惱，我自覺寫男女關係時彷彿比寫其他文章爲相宜。寫這東西，我沒有與我平時創作的態度兩樣，在男女因情慾所起衝突中，我只盡我的觀察，解釋這必然的轉變。我沒有在幾個角色中加以責備或袒護的成見，我似乎也不應當有。我井不如據說在上海稱爲批評家一輩說的成心在那裏贊美情慾或譏諷紳士，我只是以我的客觀態度描寫一切，而一切人物在我是無愛憎的。倘若還有人還要把這個引爲同道或異端，想以他的趣味作我文章的尺度，我覺得這人

是在可笑情形中白費了他的氣力，實在爲他可惜的，因爲我這篇文章并不是爲等待這些毀譽而寫成，我勸他還是去介紹熟人一本新著，吃點心的機會可多一點。

在技術上，我爲我作品，似有說明必要的，是我自己先覺的我走的路到近來越發與別人相遠。與別人不同，這成敗是不可知的，因爲最好的批評家是時代。時間延展，雖其中免不了微倖，但無論如何，把作品付之于時代，是比之付于現在由書業用二十三十的數目履定的批評者手中爲可靠的。這既是後話可不題。至于目下，我承認我是完全失敗了。看到一般人，對于章回體變相的看來不費腦力的作品感到傾心，

我不承認我的失敗是不行了。在一切近人名家作品中，對於他們的作品使我感到佩服的是他們空話的多。他們真不愧爲在那裏創造理想中人物，不過似乎常常是理想太高，所以結果從這些作品中描出的人物都是與人兩樣，雖然他們還自誇人的臉是用尺寸規畫出來的，不走絲毫。因爲把字數延長，他們就令每一個書中人都說上一些沒有關係的空話。因爲有主義，他們就借一個廚子的口來說明國際聯盟以及不下于國際聯盟那麼與二十世紀中國某公館廚子不相干的事。他們想到革命；就寫革命，想到戀愛非三角不行，本來只有兩個，也就想方設法勉強再湊上一位。他們表現理想中人物的人

格，却依賴這紙上的英雄獨唱，毫不慳吝一切美麗的言語，只以爲一說出來一切問題就從作品上人物上得到解決了。他們所謂抓着時代，在時代中產生時代作品，那態度，其實還是中國往日名士詩人「卽興」一樣，自然他們各人皆有理由說某一方面才爲可以譏誚的「卽興」，某一方面是「忠于時代」。到底這些人是聰明人，在一切方便中他們是完全成功了。中國當然是需要一種繼續章回傳奇與聊齊志異偵探香艷小說的作品，天才名家，應運而生，還有甚麼可怪。他們能得大衆的瞭解與同情，是他們把習慣的一套給了時代。

上面我說的話，是偏于對表現技術而聯帶及階級意識我

的態度的，我願意也有人相信我的話不完全是個人的牢騷。時下名作家們，是有以疎忽此點反而成功的事實作證明足以自傲，批評家們又以「通順可作中學教本」的話而獎勵了這淺薄作普遍運動的，這些人完全是「聰明人」！

我的見解是明知自己失敗，却找不出對成功者以尊敬機會。在走不去的荊棘塞途的僻路上，我將憑我任性的蠢處，完成我所能走的一段。我以為一件作品對外景只在說明，在說明上文字的節制是必須的事，這是我疏于寫景的一種解釋。我以為表現一個理想或討論一種問題，既然是附麗到創作中，那麼即或形式是小說的形式，在對話動作種種事情

上，過分的誇張應當是一樣忌諱，觀察詳細又不可缺少，這是我在描寫上不能誇張復有瑣碎的一種解釋。

假若有人問到：這孩子，結論到底是怎麼樣？對於這樣疑問我一時是找不到適當回答的。因為孩子還是一個孩子，年紀只是一歲或三歲，有一個日益發胖溫和偉大的父親，同時又有一個富于人性慈愛的母親，就正是一般孩子在幼小時所需要的一種家庭。一個家庭的情形，使孩子能好好的活到世界上，使孩子不寒不饑，使孩子在病中可以吃藥，倦時能睡到母親懷抱內，或極精美安適的搖床內，也就可以說是孩子所有的結論了。

一個母親

第一章

一

「在他們間居然有了孩子……」一些不很知道他們生活，又略與他們夫婦相熟的人，當孩子出世以後，是會那樣用着稍稍奇怪的意義，把這孩子出世的消息議論到的。

孩子滿了周歲，外祖母遠自三千里外，托了來京的便人，把許多小孩子的衣帽玩具裝滿一箱寄來。同時爲這作母

親的女兒寫了長長的信，信上充滿了這老人家自覺的幸福，還用一些略帶驕傲的語氣，說如何把寄去的相片給了親戚們看，如何做夢夢到這小孩子的長大成人，牽了外祖母的手走路，如何……。凡是可以使老年人高興的一切全寫到了。

一對夫婦結了八年婚，對於小孩子似乎是無望了，忽然使一個人作了外祖母，這作外祖母的心情忽然增了若干孩氣是當然了。

來信的時節，正是母親把孩子換了白色的乾淨衣服，放到白色籐製小臥車中，預備推向公園去的時節。草草讀完信的母親，把箱開了，一件件取出那些小孩子的東西來，小鞋

小帽皮球口琴喇叭褲褂，……一面向小孩子逗着，把每一件東西都給放在小孩子手上，一刻又取去丟到一旁，一面又向站在身旁的媽子笑，奇怪鄉下的老太，會這樣那樣虧她想得到塞了這一箱子。

「看，小菩薩也拿來了！」說時她把一個泥佛拿在手上。「這是送我的，我小時候就想得這樣一個泥佛玩。做夢也這樣打算，到大王寺偷他一個來放到枕頭下當寶物。瞧，老太不知到甚麼地方得到這東西。上面有字，是廟裏來的，真好笑！」

她把那小泥佛給孩子，孩子不知道這東西用處，就放到

口邊去。她又把牠從孩子手中搶回。「噉，這是糖嗎？這也吃得嗎？應當歸我，寶寶，你只能玩糖做的菩薩。王媽，把這個放到我鏡台上去。你瞧，這個手工，不平常，你小心莫掉到地下！」她謹謹慎慎的把泥佛交給了媽子，第二次揀出了一個球，放到孩子手上，「寶寶，你吃得下這個就吃。」

把每一件東西取出，她總用那又驚訝又歡喜的口吻，或者說「這外祖母才好笑！」或者說「這也拿來！」或者說「全是送我的，寶寶沒有分！」

本來已經二十六歲的母親，到這時只像十八歲的姑娘。遠地的來信同東西，把外祖母一方面做母親的愛全帶來，使

孩子的母親也成爲大孩子了。

聽到外面賣花的喊花，她想起應當去公園，太晏了，太陽會大，所以才胡亂的把箱子中物件放下，推了小孩的車離了家中。

到了公園樹陰下，她望到孩子的臉，目光不忍一刻離開。孩子一歲了，肥壯，乾淨，活潑，白的小腳板使做母親的只想放到嘴邊，全身都有一種香甜氣息。

孩子還會咧了小小的口作笑樣子，還會喊媽媽爸爸，在世界上他有他的地位，在母親的心中地位更看不出他的渺小。

公園中這幾日來因爲天氣太熱，樹木都像很疲倦，園中每早都有小工拿了水龍頭各處洒水。望到這些洒水人做事情形，在平時，她總想起一件可笑的事，就是小時候看求雨的人擯着草紮的龍，到人家門前，各人把滿瓢的水向頭上澆去的情形。她爲甚麼只想到這件事，那是奇怪的很，因爲這草龍，這滿瓢的水，同自己會有着大的關係在，而孩子，也有分。不過過去的事如過去的春天，只要一成了過去，彷彿所餘就只是一個夢了，所以縱孩子還在身邊，孩子的小小的臉貌和那種顫盼神氣，都可以使母親想起一些應當流淚的故事，但因爲目前生活的平靜，心情成爲純然母性的心情，

不能把另一時的事擾亂自己目下的心，見到水龍想起其餘的一切，她也只當成一個可笑的聯想了。

今天仍然見到小工在那坪裏作事，水從龍頭噴出，在朝日下成虹彩。水中有虹彩在，外祖母的信，在後面，似乎還讚美了孩子的像貌。「水中有虹」，這樣想，她有點不自在了。信就在袋中，她把牠取出重新來看。

來信說：他們說孩子叫奇生，是誰取的？他們說孩子像媽，不像父親。孩子都說長得太好，我聽到這話有一千次了，自然你可以笑我是有一千次把他的相給人看的原故，才會聽到這樣多讚美。我爲他到萬佛林許得有愿。我爲他算

命，據說比他父親還聰明。信上完全說孩子，也完全好像只有孩子口中才說得出的話，看到後來這母親忽然站起來想避開孩子，有到另一個無人地方哭一次的需要了。她用兩隻手把一疊信紙扭成一根繩，走到離開小孩有一丈以外地方去，望着天上的白雲，顏色沮敗，如害了病。

雲在藍天作橈的空中緩緩的飛。

緩緩移動的雲像是非常蘊藉的用那飄逸的姿態，說明自己已是無事不知，只不開口，聰明的人既能仰目欣賞，當能追憶過去任何時天上的雲所看到地下的事。

這母親感到了孤獨了。她需要援助，但越更怕望那小孩